



(評劇)

紅旗譜

梁斌 原著
邱林 改編

人 物 表

- 朱洛忠（简称忠）四十来岁。
朱大贵（简称大）十七、八岁。
朱二贵（简称二）十二、三岁。
洛忠妻（简称妻）三十七、八岁。
老祥奶奶（简称奶）六十多岁。
严志和（简称和）四十来岁。
严运涛（简称运）十七、八岁。
严江涛（简称江）十二、三岁。
运涛娘（简称娘）三十七、八岁。
贾湘农（简称贾）二十七、八岁。
春 兰（简称春）十六、七岁。
老驴头（简称驴）五十来岁。
馮洛兰（简称馮）五十多岁。
李德才（简称才）四十多岁。
張 飞（简称飞）二十来岁。
朱洛明（简称明）五十来岁。
严 萍（简称萍）十八、九岁。
糾察队员若干人。
巡警若干人。
群众若干人。
县政府代表一人。
兵二人。

第一場

時間：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的年代。

地點：河北平原，滹沱河渡口，千里堤上。

（朱洛忠領妻、大貴、二貴上）

忠：（唱）關東流浪二十五春，

朱洛忠又回到了自己的庄村。

水流千里歸大海，

久別的窮家熱土，

對我的情意深。

（白）你們看！咱的家乡有多么好哇！

妻：（唱）家乡的风光样样好，

大：家乡比关东强万分，

忠：要不是地主逼人命，

我怎能忍心离开家门。

望家乡引起我的心头恨，

怀揣一颗复仇的心。

二：爹！哪是咱的老家呀？

忠：（唱）眼前就是鎖井鎮，

（夾白）你們看！

鎖井鎮緊挨着小嚴村。

你老祥爷爷嚴村住，

鎖井鎮東頭是咱家門。

妻：（白）咱那姐姐住在哪兒啦？

大二：是呀！我姑姑住在哪兒啦？

忠：这……

（唱）二十五載未通信，
不知她何處去安身？

妻：有老祥大伯來照看，
貴他爹就該放寬心。

二：（白）哎！你們看河神廟！這柏樹底下真涼快，爹！咱在這歇會再走吧！

忠：河神廟！大柏樹！

（唱）河神廟大柏樹依然存，
鋼刀刺腹箭穿心，
想當年老爹在此遭慘死，
復仇的烈火燒在身。

（白）馮洛蘭呀！狗地主，殺不絕的朱洛忠，今日又回到鎖井鎮。有朝一日你要犯在我的手哇！我定要：

（唱）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千刀萬剮祭父墳。

妻：（白）貴他爹，你這是怎麼啦？

忠：沒怎麼，我又想起咱那被人逼死的爹爹來了。二十五年前，就是今天，也是這個時辰，就在这河神廟前，柏樹底下，咱的爹爹和老祥大伯……為了河灘這四十八畝官田，為了保護堤上的大銅鐘，他……他……被地主馮老蘭活活的逼死了……

（唱）千里堤寫下血仇憤，
滹沱河就是見紅人。

血債要用血來還，
世代冤仇要記在心，
大丈夫十年報仇不算晚，

(白)孩子們，記住！

(唱)你們要作朱門的好子孫。

妻：(白)坐下歇歇吧，快進村啦，這叫乡亲们看見多不好啊。

(忠坐、妻為一家人打土)

(严志和，披破棉袍，夾瓦刀上)

和：(唱)背母离家痛难忍，
严志和作了不孝之人。
心重脚沉强往前奔。

忠：(白)我看他象志和，冒叫一声，(翻志和)兄弟！

和：你認錯了人啦。(要走)

忠：哈……我沒有認錯人，你干嗎这么敵着我呀？

和：(看了又看)啊！二十多年哪，虎子哥哥，

(突然把忠抱住)虎子哥，呵……(干嘔起來)你可回來啦！

忠：沒死了就得回來，這是你嫂子，這是你兩個侄子，大貴，二貴。

和：好阿，老婆孩子一大幫啦！

忠：你这是到哪去呀？还是老毛病，說呀！

和：唉！(唱)

关东去把手艺要，
順便找回我那老人家。

忠：(白)老祥大伯也下关东啦？

和：也是叫馮洛兰逼走的，二十年沒个准信兒。

忠：关东地面大啦，那怎么能找到哇，这么着我关东有几个

熟人，回头去信叫他們查查。

和：这倒是个高明理兒。

忠：你再一走，家里怎么办哪？

和：实在活不下去啦！

忠：这几年村里又出了什么大事啦？

和：（唱）前三年咱这里鬧兵乱，

馮洛兰为发洋財成立民团。

拉着壮丁截逃兵，

搶人家騾馬和洋錢。

惹的逃兵翻了臉，

从保定勾来了一个团，

要大燒严村把仇报，

賠了人家五千元，

財主們发了洋財不摊款，

倒叫穷人来均摊。

忠：（白）你們就該和馮洛兰打官司呀！

和：打啦！

（唱）朱洛明，是硬汉，

他把穷戶来串連，

二十八家告了状，

一心要斗倒馮洛兰。

唉！三場官司輸的慘，

房子土地全輸完。

忠：（沉思白）不走！不能走！一块回去！

（唱）回去和他干到底，

临陣脫逃沒出息。

和：（白）我的大哥！

(唱)干来干去害自己，

世界都是人家的。

忠：天塌地陷由我擋，

铁板滾釘沒說的。

大丈夫十年报仇不算晚，

出水再見两腿泥。

和：(白)对！回去！我听你的。

妻：大兄弟，我那老姐姐好嗎？

和：这……回家去再說。(老祥奶奶帶运海娘、运壽、江壽上)

奶：(唱)又恨又急往前赶，

兒啦兒啦，你在那边？

忠：(白)大娘，別着急，志和沒有走！

和：娘！

奶：(唱)一見志和气心間，

畜类羔子黑了心肝，

拍拍屁股你就走，

一家老小誰照看？

都怪我老婆子命不济，

不如一死倒心甘！(要投河，众翻)

忠：大娘，你老人家放心，志和兄弟走了，你朝我要人。

奶：你是誰？

忠：我是虎子。

奶：虎子？虎子！我那苦命的孩子。(抱头痛哭)

(唱)二十五載沒音信，

想不到，

你能活着轉回还。

蒼天有眼真有眼，

該不着朱門斷香烟。

忠：(白)大娘，別哭啦，我心里难受！

奶：哭哭好，哭哭心里痛快，我那孩子，你不是好走的呀！

(又哭)

忠：快来！劝劝大娘。(指妻)

妻：大娘。

忠：这是你两个孙子，大貴、二貴。

大
二：奶奶，別哭啦。

奶：(止住哭，看)好！好！大人好，孩子也好，小老虎似的，和你小时一样，(向壽娘)你們娘們也过来，妯娌們、小哥哥們熟識熟識。

和：大的叫运濟，小的叫江濟。

奶：死王八羔子們，想叫咱滿門絕后，咱人更多咧，活象一群小老虎。

忠：大娘，我那老姐姐呢？

奶：你姐姐她……被地主糟踏了身子，覺得沒臉見人，就在送你下关东的那天晚上，跳河自尽了。

忠：啊！

(唱)恨、恨、恨、恨难填，

新仇旧恨压在心間！

(李德才唱上)

奶：(唱)一樑苦花开两朵，

朱严两家苦根連，

馮洛兰就是咱的死对头，

咱跟他，一輩子沒个完。

逼的咱死的死來散的散，

众： 血仇不报心不甘。

奶：（白）孩子們，記住吧，你老吼爷爷就死在这兒。

（唱）死的別提多么凄慘，

（白）你姑跳河自尽也在这兒，

（唱）她死時，聰明伶俐正在少年！

（白）你爷爷被逼出外又在这兒，

（唱）到如今，人未归来信未傳！

众：（唱）仇恨的种子心里埋，

血債要用血來還，

忠： 血可流，頭可斷，

（白）馮洛蘭哪，馮洛蘭！

（唱）你就是鐵山也要把你翻几翻。

奶：（白）關東闖蕩了几十年，闖成了一條鋼鐵硬漢，孩子們，都跟着你虎子大伯走。

和：對！別往這站着啦！有話家去說吧。

大：大車也繞過來了，奶奶上車吧，（众擁下）（鍾才退下）

（馮洛蘭上）

馮：（唱）這一席迎風酒喝的高興，

新來的王縣長真够交情；

皆因我財高勢大德望重，

離開我，他那縣長難坐成，

離開渡口，千里堤上（上堤）

嘿！我的家業日日高升。

馮家的江山如鐵桶，

誰敢動來，誰敢捅？

朱洛巩護銅鑼白搭一條命，

我叫他滿門滅絕不復生。

朱洛明打官司家产输净，
 谁能逃出我的手掌中。

(李端才上)

才：馮大爷，你可回来啦，大事不好啦！

馮：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

才：朱洛巩的儿子，朱洛忠，带着两个大小子从关东回来啦。

馮：啊！（唱）

这简直，是回来了三只虎，
 一根铁钉扎在心中，
 这才是，剪草留根成后患，
 恨当年不该手下留情，

(白)德才！你多留点心，朱洛忠父子要安分守己还在罢了，要有个风吹草动，咱就先动手拾掇他，叫他認識認識我馮洛兰的厉害，哼！

(念)天堂有路尔不走，
 地獄无門自来投。(下)

——本場完——

第 二 場

時間：第一場后的第一个秋天。

地点：严家的宝地里。

(二幕前，严运濤、江濤、朱大貴、二貴上)

运：(唱)兄弟四人把地下，

大： 去到宝地鋤庄稼，

运： 腰掖一本水碓簿，

江：干着活好把故事拉。

二：心爱的靛布手中拎，

众：脯红长的顶呱呱，

二：脯红脯红快长大，

过年就有零钱花。

江：多给我买上书几本，

二：多买鞭炮和起花，

运：卖好了能换一头牛，

明年种地有办法。

大：（白）这么个小鸟真那么值钱吗？

运：（唱）只要是财主能看中，

多少钱他们都舍得花。

二：（白）这么名贵的“脯红”，用这么个鸟笼，真泄气儿，
哎！要是来个漂亮的籠罩那该多带劲儿啦。

大：这还用你操心，早有人给操持哪。（看运露一眼）

二：谁？

运：别听他的，快下地吧。（低头走）

二：啊！我知道了，是春兰，（一蹦一跳）春兰！（吓的脯红乱撞）

大：嘿！（指鸟）（二黄黑上心疼的把脚步放轻，慢慢走，众下，二黄发现路旁的蚂蚱，停步）

二：哎！你们先走！啊！（对鸟唱）

脯红脯红别害怕，

我给你逮几个大蚂蚱。

（逮、喂，春兰上唱）

春：出的村来奔南洼，

春兰下地摘棉花。

繞道从运濟家宝地走，

烏籠罩兒送給他。

作籠罩用的是体己布，

背着爹爹把花扎，

春兰的情意上边綉，

皆因是，

烏籠左右不离他。

左面綉：

石榴結子把对把，

右面綉：

一条蔓上結了两个大甜瓜，

后边綉的天河配，

牛郎織女怀抱两个胖娃娃，

前面的花样費寻思，

左挑右选不知綉什么？

照着脯紅罩上綉，

扑楞着翅膀，叫喳喳，

运濟拎着烏籠去上庙，

誰要看見誰得夸。

越思越想越高兴，（趣）

羞的人臉上热刺刺。

二：（学曹蘭父的口气）兰子，还不下地！

春：（一惊，將籠罩藏，起二貴笑）該死！

二：干嗎一个人在这发楞啊！

春：誰发楞来呀，我这是下地摘棉花，你干什么去呀？

二：（唱）我到南洼去送礼，

春：（心一动）（白）給誰送礼呀？

二：（白）給我那最最親的……

春：啊！你又要貧嘴，不跟你說話啦，

二給我那最最親的脯紅（唱）送上一串大螞炸。

春：（白）我也是給脯紅去送禮，

二：送什麼？

春：這會兒不叫你看，

二：我早就看見啦，（唱）你這是不見本人不撒手。

（白）一塊走吧，

春：（走又停）不跟你一塊走，

二：為什麼？

春：閨女和小子一塊走了，（唱）回家准爛腳八了。

二：（挑皮地圍着春觀看）

春：（白）你看什麼？

二：我看你的腳八了爛完了沒有？

春：我凭什么爛哪，你才爛哪！

二：你成天和運濤哥在一塊，有一百腳指頭也早爛完啦！

春：（追二貴）我撕你的嘴，（二貴一跑，春緊追，和驢頭撞）爹！

驢：（生氣地）啼！

春：爹！你不是到村西里去了嗎？

驢：不去了，還不走！（二貴抬起烏籠朝着春鬧扮個鬼臉春鬧把腳一躲，二貴下）啼！（下，春鬧跟下）。

（二幕開，嚴家寶地，運濤、江濤、大貴上）

運：（唱）來到寶地用目看、

大：說寶地是谷倉，名不虛傳，

（白）寶地的名是誰起的呀？

運：爷爷給起的呀！

（唱）爷爷苦奔几十年，

掙下这二亩宝贝田，
 几辈的泪，几辈的汗，
 浇的宝地全村拔了尖。
 这是咱家的命根子，
 庄稼人土地是根源，
 宝地歉收全家挨饿，
 宝地丰收全家有吃穿。

江：（白）对呀！

（唱）穷人土地是根本，

庄稼人土地是源泉。（二黄跑上要講話大黃制止）

运： 馮老兰心毒貪无厌，
 要把宝地連鍋端，
 明是硬搶假說換，
 一直糾纏了几十年。

大：（白）这会呢？

运：（唱）馮老兰至今心沒死，
 常围着宝地打算盘。

大： 听此言肺气炸，
 这真是，
 騎着脖子把屎拉。
 他敢动宝地一根草，
 我就把他的皮来扒。

二： 砸了他的核桃仁兒，
 扔到大河里喂王八。

江： 馮老兰不是省油灯，
 有勇无謀斗不过他。

二：（白）运涛哥，你說怎么办哪？

大：对！你道道多，我們听你的。

运：咱們都要听俺老忠大伯的話。

（唱）老忠大伯說的有理，

要放长綫吊大魚，

大丈夫十年报仇不算晚。

众：出水再見两腿泥。

运：（白）不說咧！干活。

二：你們看春兰給送籠罩来咧。

春：（跑上，与运涛碰面，稍一迟疑）給！（遞过籠罩）（众你爭我搶的看）

大：（唱）籠罩作的真不离兒，

江：花兒綉的有个意思兒，

二：石榴甜瓜成双对兒，

大：牛郎織女抱着小姣兒，

江：脯紅綉的有神气兒，

二：比真的不差半毫絲兒。

（运涛接过去）（罩上籠子）

运：罩在籠上正合适兒，

春兰真是個心灵手巧的人兒，（运涛美美的看着，想着）

春：你为什么不吭气兒，

莫非想白白的使喚別人兒？

运：（白）我一定好好謝謝你。

春：怎么謝我呀？

运：（唱）脯紅卖錢有你一份兒，

花布衣裳送你一身兒。

春：（白）說話算話，我等着你。

（“脯紅”喳喳叫起来）

二：脯紅开叫了（喜地乱跳）脯紅开叫了。

大：这是春兰带来的风水（众笑，围前看，听）

运：二貴，你和春兰听吧，我們干活去咧。（运、江、大貴下）（脯紅叫聲突然停止）

春：怎么不叫了？

二：他看見老鹰咧！（护住）（馮洛剛、李德才上）

馮：（唱）催租討賬挨村串，

才：馮家的土地望不到边，

馮：家收租粮千万石，

才：管他穷人吃和穿！

馮：来在严家地头用目看，
这块地未到手我心不甘。

二：（白）缺德的老鷹，脯紅叫的好好的，你一来不叫啦。

（与鬬鳥）

才：唧嗟什么？

春：管的着嗎？

馮：啊！这是誰？

才：老驴头的闺女，春——兰兒。

馮：长得怪水凌的。（二貴春蘭欲走）

才：拾的什么？看看！（夺过来）靛頰，籠罩怪不錯的，春兰兒是你撈的吧？

馮：（接过来，看籠罩又看春蘭）真是人好手巧哇！（看鳥）嘿呀！
这真是一只少见的名貴鳥哇！

二：不叫看！

才：一边去。

二：（要笑）运濤哥！他們搶咱們的脯紅啦！

（运濤、江濤、大貴上）

运：你們要干什么？

才：看看。

馮：鳥是你的嗎？賣嗎？

运：合适就賣。

馮：要多少錢？这么着吧，鬧斗小米子吃吧鳥归我了，

运：算你白看看！（去接鳥）

才：去去，不白要你的，小家小戶，小眉撮撮眼，見過什么？

馮：一个穷庄稼人，养个家雀什么的还差不多，养这好鳥干嗎？得啦！給你十吊。

大：你要这么說，給一百吊也不賣，扔到坑里僵了糞也不給你，拿过来！（要去夺）

才：呆着！（江藩見势头不对，跑去叫忠大伯去啦）別忘了，你們是才从关东回乡，要順情合理，放老实点兒，別学那拐棒子勁兒，睜开眼看看，买鳥的是誰！是咱一村之主。

大：是咱一村之霸！你們霸产，霸財，霸人，今格霸到我們这鳥身上来啦！告訴你，欺侮别人行，我朱大貴不吃这一套，拿来！（又冲）

馮：站住！小杂种，撒什么野？誰欺侮你来！

才：滿嘴噴糞！天生的不吃好粮食。

运：你們不要出口伤人，好商好量的，事情好办，来硬的可没什么便宜可拣。

二春：要是想搶办不到。

大：你們想拿势力压服我，实話跟你說，朱大貴从关外走到关里，活了这么大，还不知道什么叫怕，

馮：今格叫你知道知道！